

法音文库

佛陀的前生

大隧通本生

赵文

译



法音文库

佛陀的前生

大隧道本生

邓殿臣
赵定成 译

责任编辑 宽 忍

佛陀的前生

(大隧道本生)

邓殿臣 赵定成译

中国佛教协会

法音杂志社编

*

中国中医研究院印刷厂印刷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五元

《南传大藏经·佛本生》初探

邓殿臣

概 论

“本生”，是巴利语“jataka”一词的义译，音译为“阇陀伽”、“阇陀”等。早在佛教创立之前，印度人便相信生死轮回和因果报应。人们引述世间共传的故事，说成是某某前生往世的经历，以证实善恶有报，业力难违，这便形成了“本生”这一文体（自然是一种口头文学）。婆罗门教等宗教传教师为生动具体地宣传本教的教义，也往往引用这些“本生故事”。佛教兴起之后，也把这一文体“拿来”，用以讲述佛陀前生的故事，这便出现了“佛本生”。

在佛教之前，印度已流行 9 种或 12 种文体，称之为“九分教”或“十二分教”，即修多罗、祇夜、记说、伽陀、优陀那、本事、本生、方广、希法等 9 类；再加上因缘、譬喻、议论，便是 12 类。这其中的第 7 类，便是“本生”。佛教初创时期，也曾试图以“九分教”或“十二分教”来综理自己的教法。佛陀本人在《蛇喻经》（*Alagaddupama Sutrāya*）等经中也曾说过，佛法可以以此分类。佛经集为经、律、论三藏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量的“本生”并未集为一类。而且，经师所传的“本生”与“律师所传的“本生”亦不尽同。前者是佛陀的前生——菩萨的本生，只有长行而没有偈颂；后者

是佛及其弟子的本生，长行和偈颂兼有。后来二者结合，才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内容与形式。部派分裂之后，各部的“律藏”中都含有一些“本生”。如“十诵律”中有 9 则，“僧祇律”中有 53 则，“根本律”中更多，仅与提婆达多破僧事有关的就有 36 则。当时“本生”的数量甚大，《大毗婆沙论》说：“本生云何？谓诸经中，宣说过去所经生事，如熊、鹿等诸本生经，如佛因提婆达多说五百本生事等。”“五百”虽是一概数，但已说明其繁多。但是，这些“本生”在归属上，是比较混乱的。直到上座部分别说系的铜牒部（即斯里兰卡“大寺部”）把绝大部分“本生”归纳在“经藏”的“小部”，编辑为“小部”15 部经中的第 10 部之后，“本生”才汇集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部类。

“小部”中这一“本生”部类，收罗最为宏富，含有本生 547 则，我们称它为“巴利本生”（Jatakapali）。巴利本生皆为偈颂，都是些富有教育意义的格言警句；仅读“巴利本生”，无法理解往世发生的故事。要了解故事的原委始末，必须阅读以“巴利本生”为纲所叙述的“经传”（Aththakatha）。“巴利本生”的这种“经传”我们称之为“本生经传”（Jatakaththakatha）。本文所要重点探讨的，就是上座部分别说系铜牒部“经藏”小部中的这部“巴利本生”和与之相应的“本生经传”；对散见于“巴利三藏”中其它经、律中的少数本生以及其它部派传本中的本生，则论述从略。例如同部“巴利三藏”小部中的“所行藏”（cariyapithaka）所讲述的 35 个表现七波罗蜜多的故事，实际上也是本生。“天官事”（Vimānavatthu）中的 123 个故事讲天神前生的种种善行，也可归入本生类。还有上述说一切有部的经、论中的本生等等，本文将少予涉及。上座部分别说系铜牒部（斯里兰卡大寺部）所传经藏小部中的这部本生，是本生之集大成者，非其它部派的零散本生所

能比拟，南北方佛教，东西方学者，大家最重视的佛本生，就是铜鑤部的这部佛本生。

“巴利本生”和“本生经传”的集成和传译

一、巴利经传：

在“巴利三藏”的集成过程中，“巴利经传”也随之集为经典。这种“巴利经传”由3部分内容组成：1、佛陀随时随地所讲法语，虽为佛说，但甚零碎，不成系统。2、对巴利三藏本集的注疏、解释。3、对三藏本集的补充、扩展和发挥。这套“巴利经传”与“巴利三藏”珠联璧合，密不可分，共同组成一套完备的巴利圣典。因此，在南方佛教国家，除“巴利三藏”以外，这套“巴利经传”也受到普遍的重视。“巴利经传”之于“巴利三藏”，就如同印度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之于《吠陀本集》，我国的《左传》之于《春秋》一样。如果我们承认《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和《左传》的重要性，也就应该承认“巴利经传”的重要性。“巴利经传”其量甚大，内容庞杂；与“巴利三藏”中的部分各各相应。其中与“巴利本生”相应的经传，便是“本生经传”。这部“本生经传”便是人们常说的“本生故事”。这部：“本生经传”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巴利本生”，在南方佛国的普通信众心目中，它，便是佛经的代表。

二、巴利本生和本生经传的集成。

上文已经说过，“巴利本生”是“巴利三藏”中《经藏·小部》

中的一部经，它的集成过程与“巴利三藏”的其它部类一样，也是于公元前3世纪第3次结集时定型，之后由摩哂陀等凭记忆带往兰卡，于公元前1世纪第4次结集时记录被贝叶经文而流传至今的。详请参阅拙文《巴利三藏略说——南传大藏经略述之一》（1991年《佛教文化》），这里着重谈一谈“本生经传”的集成。

“本生经传”的集成大体经历了原始巴利语、僧伽罗语、巴利语3个阶段。早在佛陀往世时，已有专习“本生”的“本生持诵师”（Jataka Bhanaka）。在“中部经传”（pāṇcasūdanṭa）、“增支部经传”（maṇorathapūraṇi）和“分别论经传”（sammutṭhavinodanṭa）中，都记载有“本生持诵师”的情况。他们广采民间流传的各类故事、传说，按照弘扬佛教的需要把这些故事和传说编为佛陀的前生经历，再加上引出这段往事的缘由和将过去现在联系起来的对应部分，一则“本生经传”（俗称本生故事）就算创造成功了。在举行三藏结集时，故事的纲要编为偈颂，集入了“巴利三藏”的本集，而将对故事的详细讲述部份则作为《本生经传》，归入到“经传”系列之中。比丘们在讲经说法，引用“本生”时，所引用的往往会是具有完整故事的“本生经传”，而不可能是干巴巴的“巴利本生”偈语，只有这样才能使听法的信众受到感动，虔诚皈依。由此看来，“本生经传”与“巴利本生”是同时集成，而且从一开始它的实用价值就超过了“巴利本生”。在山奇、巴尔湖特等地佛塔等佛教建筑物上，发现了不少属于公元前2、3世纪的取材于本生故事的浮雕与壁画，有的还标出了本生的名字。这说明公元前2、3世纪“本生经传”已广泛流传。

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巴利本生”和“本生经传”使用的都是古巴利语。摩哂陀将“巴利三藏”和“三藏经传”带入兰卡之后，“巴利三藏”保持原有的巴利语形态，而“三藏经传”则开始逐译

为僧伽罗语。为了弘法事业的迅速成功，摩哂陀学习了僧伽罗语，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将“三藏经传”评为僧伽罗语的工作。经过近 200 年的艰苦努力，包括“本生经传”的“三藏经传”全部译成了僧伽罗语，并在公元前 1 世纪举行第 4 次结集时记录在贝叶上，著成了卷帙浩繁的僧伽罗语佛教经典，完成了译巴为僧的过程。我们可以设想，在这 200 年中，兰卡僧人所进行的不会是单纯的翻译，必然会有大量的补充和发挥。甚至可以说，这部僧伽罗语的“本生经传”的作者，就是斯里兰卡僧人。笔者提出这一论点，有如下 5 个方面的根据：第 1、佛陀时代乃至公元前 3 世纪第 3 次结集时，虽已有佛本生的初步形成，但其数量决不会有这样庞大。547 个本生中，大部分应是摩哂陀到兰卡后编入的。第 2、本生故事皆为长行散体，难以逐字记诵，那些自印度传入兰卡的本生，其内容、情节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第 3、上座部僧人对巴利语原典奉若神明，持诵者师弟相承，口口相传，不愿亦不敢更动一字。但作为“经传的故事，僧人们则会敢于进行修改、加工。第 4、“本生经传”中记入了一些斯里兰卡的事情。在“哑跛本生”(mugapakkha Jataka)、“象护杰本生”(Hatthipala Jataka)、“苏那本生”(sana Jataka)和“六马本生”(Valahassa Jataka)中，都记有斯里兰卡的事情。这些，无疑是兰卡僧人添加的，或整个故事都是兰卡僧人编造的。第 5、这套僧伽罗语“本生经传”是在第 4 次结集时编定的，结集的地点在斯里兰卡中部小镇玛得勒，参加结集的 500 僧人(称为“五百罗汉”)皆为兰卡大寺派饱学长老，他们有能力对本生等经传进行编撰乃至编造。这次结集化了 3 年又 3 个多月的时间，如果仅是会诵、校订，无须进行如此持久、编写“经传”的工作；一定占去了他们很长的时间。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可以认为“本生经传”等大量僧伽罗语经传是由斯

里兰卡僧人编订的；或者说，僧伽罗语“本生经传”等大量经传的作者是斯里兰卡僧人。这就正如同说《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一样，他们都是在前人“话本”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文学名著。

“本生经传”等僧伽罗语“经传”问世之后，极大地促进了斯里兰卡佛教文化的发展。以本生故事为题材的文学、绘画开始大量出现。据《大史》第30章记载，在柱主盖姆奴国王（前161～前137）敕建的金鬘大塔的塔身上，就绘有许多本生故事的图画。比丘讲经说法时，引用最多的也是本生故事。在“增支部经传”（manorathapurant）、“中部经传”（pāṇcasūdanant）和“大史”（mahāvamsa）中，都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情：斯里兰卡杜拉查拉寺（Tuladhara pabbata）住僧摩诃帕杜摩长老（mahāpaduma）曾向伊拉那迦国王（Elanaga，公元33～43）讲说“大猿本生”（mahākapi Jataka）。公元409至411年法显在斯里兰卡修学期间，曾亲眼看到佛齿出游时展示佛本生故事图画的盛况：“王便夹道两旁，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拿，或作眅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像，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见《佛国记》）

公元2、3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开始盛兴，其经典语言梵语也随之繁盛起来，原有的巴利语佛教典籍文献佚失殆尽，乃至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佛学大师佛音（Buddhaghosa）为研习上座部佛教和完善巴利经典，于兰卡王摩诃那摩（mahānāma，406～428）在位期间泛海来到斯里兰卡。佛音在大寺先学习了僧伽罗语，然后将大部分僧伽罗语“三藏经传”又译成巴利语，使其能在斯里兰卡以外的国家传布。佛音据僧伽罗语“本生经传”所译著的巴利语经传叫做巴利语“本生经传”

(Jatakaththavannana)。为区别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巴利语,我们称佛音使用的巴利语为“新巴利语”。

这样,从公元前3、4世纪开始汇集的上座部佛本生,经历了幼年的早期巴利语、中年的僧伽罗语和壮年的新巴利语这样3个阶段,最后于公元5世纪算是正式集成了这部巴利语“本生经传”。它流传至今,已是举世公认的上座部本生类的传本,在巴利经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佛音等大师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他们编译的二十余部巴利语佛典使巴利语系的圣典臻于完备,这套圣典不仅传到印度,而且于10世纪以后传到了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我国的傣族地区,为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斯里兰卡,新译著的巴利语经传广泛传开之后,原有的僧伽罗语经传便不再受到重视,以至于到10世纪以后,这套僧伽罗语经传便荡然无存了。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广大僧伽罗信众的需要,便有人开始为巴利语的“本生经传”作注,并把一些重要的“本生”,又重新译为僧伽罗语。波隆纳鲁代时期(公元12~13世纪)出现了“僧伽罗语本生注”(Jataka Athuva Gethapada)、“须大拿本生注”(Visituru Sanna),拉迦穆拉里(Rajamurari)作了“本生偈注”(Jataka Gatha Sannaya)。重新从巴利语译为僧伽罗语的有“须大拿本生”(Vissantara Jataka)、“大隧道本生”(U-mamda),本生集有“八本生”(Atha Jataka)、“十本生”(Dasa Jataka)等。

此外,在12~14世纪的斯里兰卡文学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取材于本生或引用了本生故事。如《甘露》(Amavatura)引用了205个本生故事,《皈佛》(Butsarana)引用了70个本生故事,《皈法》(Dahamsarana)引用了520个本生故事,《供养史》

(pujavalīya)、《妙法宝脉论》(Saddharma ratnavālīya)等著名佛教文学作品中也都含有大量本生故事。13世纪中期以后,许多本生故事改编成了诗歌。斯里兰卡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作是按照印度的《庄严论》创作的三部“大诗(mahākāvya,即长篇叙事诗),它们是“王冠宝石诗(Kaṇṭilumina, 1266~1269)、“优异诗篇”(Kavsekara, 1449)和“古地拉诗”(Guttila kāvya, 1450~1460)。这3部诗都是依本生故事写成的。“王冠宝石诗”依据的是“顾萨本生”。讲述了丑陋的顾萨王子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赢得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帕巴沃蒂的爱情的故事。“优异诗篇”的作者是科提王朝(1412—1580)最享盛名的诗僧斯里·拉摩罗(Srirahula),他的这篇诗作依据的是“炸面袋本生”(Sattubhatta Jataka),写一个贪婪的老婆罗门和他年轻妻子之间的爱情纠葛。“古地拉诗”的作者也是一位有名的诗僧,他依据的是“古地拉本生”(Guttila Jataka),讲的是一位老琴师在王宫与他的徒弟赛琴,在帝释天的护佑下,他拨断了琴弦,却弹出了更加美妙的乐曲,然后又往天宫弹琴,请诸仙女讲述她们前生之种种福德,是一篇美丽动人的神话诗。

到公元13世纪末,巴拉克拉玛巴忽国王(1302~1306)意识到把全部“本生经传”从巴利语重译回为僧伽罗语,以满足广大信众需要的必要性。于是他命大臣组织一班大德长老完成了这项工程,译出了一部僧伽罗语“五百五十本生书”(paṇṣiyapaṇas Jataka pota)。关于这件事情,《大史》中是这样记载的:“这位巴拉克拉玛巴忽国王请了一位曾在苏利国(位于南印度的一个泰半尔邦国——殿臣注)居住的长老担任国师。这位长老戒行严谨,精通佛教义理和多种语言。国王先向他学习“巴利本生”,然后将“五百五十本生”译成了僧伽罗语。译稿完成之后,又在三藏

法师面前朗诵,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才定稿誊抄,流通全国。”在这部译成的僧伽罗语“五百五十本生书”的前言中,却又说此书是在巴拉克拉玛(parakrama)大臣的请求下,由一位名叫维拉辛诃(Virasinha)的亲王完成的。实际情况,上述几位君、臣、长老很可能仅是主持译事,实际从事翻译的是在他们领导下的一班佛学修养甚高的僧人,此书是一部集体完成的译著。从全书的语言、风格不尽一致亦可证明此点。

“五百五十本生书”一部宏篇巨制,全部译为汉语足有 200 万言。兰卡人皆认为译者没有采取逐句直译的办法,而是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有所改动^⑧。有些“本生”删除了巴利原文中的偈颂(Gatha),仅译出了长行,如“十车王本生”, (Dasaratha Jataka) 等。另外,在“世尊”一词的前面,都加了冗长的修饰语。总的看来,僧译比原文并不逊色,是一部十分成功的翻译。

随着上座部教佛的传布,“巴利本生”也从斯里兰卡和印度传到缅甸。公元 1442 年,缅甸高僧阿·蒂梨雅温达达马德那勃阿长老用缅文为“巴利本生”作了注疏。1819 年,第二良甘长老和吴奥巴达等人共同完成了“巴利本生”的缅译,著成了缅甸语的“五百五十本生故事”。“巴利本生”同样也传到了泰国、柬埔寨、老挝和我国的傣族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各种本民族语言的译本。“巴利本生”于 1880 年译为英语,共 6 册。其后又译为日、德诸语,传布到了世界各地。

佛本生的篇章结构和主题思想

这里所说的“佛本生”,依然专指“巴利本生”和“本生经传”,亦即“南传本生”。

一、“巴利本生”的结构

巴利三藏是一套系统、完整，律、经、论三藏齐全的早期佛教经典。若将全部巴利三藏译为汉语，可有 1200 万言。其中经藏数量最大，约占全藏的 60%。经藏分为长部、中部、增支部、相应部和小部。这五部中又以小部最大，约占全部经藏的 40%。小部含 15 部经，这 15 部经中又以第 10 部“本生”篇幅最长，共有 547 个本生，6905 偈颂，译为汉语可达 60 余万言。

这部“巴利本生”以每个本生所含偈数由少而多有序分为 22 集。

第 1 集为“一偈集”，分 15 品，每品 10 个本生，每个本生只有一首偈颂。

第 2 集为“二偈集”，分 10 品，每品 10 个本生，每个本生 2 偈。

第 3 集为“三偈集”，分 5 品，每品 10 个本生，每个本生 3 偈。

第 4 集为“四偈集”，分 5 品，每品 10 个本生，每个本生 4 偈。

第 5 集为“五偈集”，分 3 品，前 2 品每品 10 个本生，第 3 品 5 个本生。每个本生多为 5 偈，有些超出了 5 偈。

第 6 集为“六偈集”，分 2 品，每品 10 个本生，每个本生大都超过 6 偈。

第 7 集为“七偈集”，分 2 品，第 1 品 10 个本生，第 2 品 11 个本生，每个本生所含偈数大都为 7 偈。

第 8 集为“八偈集”，只有 1 品，10 个本生，每个本生大都含

8 偈以上。

第 9 集为“九偈集”，只 1 品，12 个本生，每个本生多为 9 偈。

第 10 集为“十偈集”，16 个本生，每个本生多为 10 偈。

第 11 集为“十一偈集”，9 个本生，各本生偈数不等，多者超过 20 偈。

第 12 集为“十二偈集”，10 个本生，每个本生大都为 12 偈。

第 13 集为“十三偈集”，10 个本生，每个本生大都为 13 偈。

第 14 集为“杂集”，13 个本生，每个本生所含偈数不等。

第 15 集为“二十偈集”，14 个本生，每个本生所含偈数在 20 以上。

第 16 集为“三十偈集”，10 个本生，每个本生含偈 30 以上。

第 17 集为“四十偈集”，5 个本生，每个本生含偈在 40 以上。

第 18 集为“五十偈集”，3 个本生，每个本生含偈 50 以上。

第 19 集为“六十偈集”，2 个本生，每个本生含偈 60 以上。

第 20 集为“七十偈集”，2 个本生，每个本生含偈 70 以上。

第 21 集为“八十偈集”，5 个本生，每个本生含偈 80 以上。

第 22 集为“大集”，10 个本生，每个本生含偈在 122 以上。

从上文可知，“巴利本生”中这 547 个本生长短详略悬殊甚大。“一偈集”中的 150 个本生每个本生只有 1 偈。而“大集”中的最后一个本生“须大拿本生”(Vessantara Jataka)却有 794 颂之多。这些偈颂多为“醒世嘉言”之类的语句，未能展示故事情节。要想了解本生故事的因缘原委，必须阅读“本生经传”。

二、“本生经传”的结构

由佛音等经传大师据僧伽罗语“本生经传”译出的巴利语“本生经传”，虽然也是“巴利本生”中那些偈颂(Gatha)的广说详述，但其结构已较严谨，其中的长篇，已类似于近现代的章回小说了。“本生经传”中这 547 个本生故事，与巴利三藏“巴利本生”所含 547 个本生故事的篇幅长短，先后顺序大体上是一致的，相应的。在较长的“本生经传”中，往往一个本生中又包含了几十乃至几十个小故事。这样算来，故事的总数就远远超出了 547，李斯·戴维斯(Rhys. Davids)认为，大小故事合在一起总有 2、3 千个。这样一个庞大的故事总集，又非出自一人之手，所以前后重复之处也是有的。如“大隧道本生”中的“关于无情无义人的问题”(Sirikalakanni prasnaya)和“关于财富的问题”(Sirimanda Prasnaya)已有单立的篇章，即“无情无义本生”和“财富本生”。这种重复出现的情况不下 30 余处。

“本生经传”的结构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每个故事都由下列 5 部分组成：

1、现在事(paccupanna Vatthu)：是本生的因缘分。往往是说，众比丘在祇园精舍或竹林精舍的法堂中共同谈论某人某事或某个问题，佛陀得知，来到比丘们面前，讲述一件与比丘们谈论的人、事有关的过去的事情或一个故事。

2、过去事(Atita Vatthu)：佛说过去前生之事，多为佛陀本人在无数次生死轮回中的某一段亲身经历，往往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这部分是本生的主体，英译本中仅译了这一部分，认为“现在事”无关紧要，删弃了。

3、偈颂(Gatha)：为“巴利本生”中相应偈颂的引用。

4、释义(Vyakarana)：对偈颂含义的解释。

5、呼应(Samodhanaya):说明“过去事”中的某某菩萨就是现在世的“我”佛陀本人;那时与菩萨对立的反面人物便是这时的提婆达多。对其他次要人物,也一一说明其对应关系。

以上5部分中,第2部分的“过去事”大都是现成的民间故事传说,比丘们把它拿来,编加上“现在事”诸项,便炮制成一篇本生。

“本生经传”与“巴利本生”一样,所含本生均为547则,俗称“五百五十本生”。

“本生经传”的正文开篇之前,有一段甚长的序分,讲述二十授记和佛陀传略,是依据小部中的“佛种姓”写成的。诸佛轮回转生之“史实”冠于篇首,有利于加深佛教徒的信仰,也有利于读者理解正文中的各篇本生。

“本生经传”中的偈颂不多,大部分是长行。其体裁有寓言、童话、民间故事、传说、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等。

三、佛本生的主题思想和旨趣

“巴利本生”和“本生经传”的主题思想和旨趣是宣扬轮回业报的规律,劝导人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行菩萨之道,除众生苦难。本生中的人物众多,范围广泛;有美有丑;有梵行持戒的僧人,有贪恋女性的色鬼;有的健康端庄,有的盲目瘸腿;有国王大臣,有工农商贩;有英雄,有盗贼;还有天神鬼怪,动物鸟虫。本生中塑造的这成千上万种形象,可笼统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菩萨(即佛陀前世)为代表的善者,另一类是与菩萨对立的恶者(即提婆达多的前世)。如果对菩萨的形象再作具体的分析,依据诸菩萨的品格和大行,将菩萨和以他们为主人公的本生依六波罗蜜

多或十波罗蜜多进行分类。如“大授本生”(Bhuridatta Jataka)表现持戒,“须大拿本生”(Vessantara Jataka)表现布施,“比丘梨本生”(Vidhura Jataka)和“大隧道本生”(maha Umagga Jataka)表现智慧,“长羽天鹅本生”(Lomahansa Jatak)表现安忍等等。

现仅举“大隧道本生”为例,对本生的思想内容和旨趣进行一番探讨。

“大隧道本生”是第 546 个。在“巴利本生”中,它的篇幅仅次于“须大拿本生”,而在“本生经传”中,它的篇幅却远远超过了“须大拿本生”,居于 547 本生之首位。“大隧道本生经传”若译为汉语,有 10 万言。中国读者读后,会称选它为一部“三国演义”式的小说。

这篇本生塑造的主要人物是灵药智者(mahosadha),他虽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具有诸葛亮那样的智谋,观世音那样的神通和慈悲。他为民众审判了大量难断的案件,在人间伸张了正义。他尚在童年,便出任了维德赫国王的谋臣和军师。在国王陷入敌军重围,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他发动狱中释放的囚犯秘密地挖掘了一条地下隧道,将国王通过隧道安全转移,潜送回国,表现出他的大智大勇,足智多谋。与灵药智者共侍国王的另外四名婆罗门大臣则都是些愚钝无知,贪财好色,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滥施淫威的无耻之徒。国王也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这里反映出佛教反对、贬斥婆罗门的鲜明立场。书中还刻画了一个名叫宾古达拉(pinguttara)的青年,他到婆罗门教的高等学府达克悉拉大学(taksila)从师学艺,在学成回国时,老师把美丽贤淑的女儿嫁给了他。在新婚之夜,他对新娘却是百般躲避:新娘上床向他靠近,他便从床上下到地面;当新娘跟随他下到地面时,他却又躲到了床上,如此上上下下,无以安眠。本生的作者是想通过这个可怜